

王荆文公詩注

王荆文公詩注

王荆文公詩卷之九

鴈湖李

壁

箋註

須溪劉

辰翁

評點

古詩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按胡公宿集康定辛巳為葉公清臣作高齋記

云南唐李氏因城作臺望月下臨濬濠正面覆舟山南對長平西望冶城立齋其上而絕境難摸了不可得今採謝宣城宴坐之意直題曰高齋云

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筵衡門兼旬限泥潦

卧聽窵木鳴相挨

莊子大木百圍之窵亢

蕭晨忽掃纖翳盡

蕭晨秋晨

蕭索也

北嶺初出青崔嵬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

盤堆

韓詩磊落火齊金盤堆

想携諸彦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

航船淋浪始快意忽憶歸雲

恐是去字

胡為哉念君少壯輟

游衍發揮春秋名玉杯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頗

師古注皆其所注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繁露之名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統繁露注云

繁露昂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然玉杯之名亦必有此義也書成

不得斷國論

谷求薦薛宣經術大雅足以及謀王體斷國論

但比

一作此

空語傳

八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

東林蓮社十八人中宗炳

雷次宗

君知富貴亦何有諂譽未足償譏排風豪雨橫費

調燮坐使髮背為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樽俎無

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況乃故國名池臺能招過客飲

文字山水又足供歡哈剩留官屋貯酒母

說文醪酒母也廣記女仙

傳有酒母事然非此

取醉不竭當如淮

左傳有酒如淮

其二

干戈六代戰血埋雙闕尚指山崔嵬

梁書何胤曰世傳晉室欲立雙闕王

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治象於其上挾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

當塗而高大貌

當時君臣但兒戲把酒空勸長星杯

晉武帝云長星勸爾

一杯

臨春美女閉黃壤

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為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

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此言臨春美女統之於主公

玉枝白藥繁如堆後

庭新聲變樵牧

後主每引狎客江摠等同後宮游宴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習

而歌之如玉樹後庭花等大抵皆美張孔之姿色

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

九州圻

謂唐末造朱全忠迫遷昭宗於維陽

遺種變化呼風雷

唐主李昇欲祖吳王

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三王苗裔以吳王孫偉有功偉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吳

越史又言李昇本徐氏湖州安吉人為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樹結一實大如升其父異之將獻郡守有謂其

父曰此果非常年所有即上獻來年是徵安知復有此
物不如勿獻其父然之因會鄰里將共食即席割之有
赤蛇在實中割者大驚投刃於地俄而赤蛇走其母榻
下尋之了無所見未幾其母遂孕知誥疑公所謂遺種
者或指赤蛇也又據九國志天祐中金陵有狂僧每在
衢路中自言求飛龍天子及昇來為刺史僧乃不復言
又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蓋昇養於徐氏之應

蕭條中原碣無水

莊子庚桑楚篇吞舟

之魚碣而失水碣溥也

崛強又欲憑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

唐主初欲

都江都以水淺漕運不給復還金陵後史稱李昇始相偽吳居廣陵大和元年出鎮金陵後遂僭竊以揚州為東

都

穿鑿

一作築

隴畝為池臺旦懷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

秦人筵

筵音師又山皆反賈山傳師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飾以竹筵為之

珠犀磊落萬

艘入金壁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發交廣東

温台中間業業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

方曹彬伐江南太祖謂

曰但只要他歸服謹勿殺是他无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丁晉公曰今

國家享无疆之靈旗指麾盡貔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

船蔽川莫敢動扶伏但有謀臣來開寶八年煜命盧絳引所部舟師救京口

而劉澄已降始遣周維簡徐鉉越闕乞緩兵鉉自以江南謀臣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既至升殿詞累數百上

曰尔謂父子為兩家可乎百年滄洲自潮汐事往不與波爭迴黃雲

荒城失苑路白草廢時空壇垓史記三垓注垓重也三重壇也使君新

篇韻險絕登眺感悼隨嘲哈嗟予愁懣氣已竭對壘每

欲相剿揆揮毫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和微之登高齋

六朝人物隨煙埃金輿玉几安在哉鍾山石城已寂寞

祇見江水雲端來百年故老有存者尚憶世宗初伐淮

周顯德二年十一月世宗始命李穀王彥超督韓令坤十二將伐唐為浮梁自正陽濟淮二年春下詔親征

魏王兵馬接踵出

據符彥卿在周世宗時已封魏王然按傳止是立功北方不曾遣征江南

又世宗七子其一為恭帝餘六人曰吳王誠韓王誠曹王熙讓紀王熙謹斬王熙誨越王誼皆幼且無封魏王者

旗纛千里相搪挨當時謀臣非不衆上國拔取多陪

臺

昭七年是無陪臺也

龍飛九天跨四海一水欲阻真堪一作哈

周世宗謂鍾謨曰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

降王北歸樓殿拆棄屋尚鎖

黃

一作

金臺

李煜平後賈黃中知昇州案行府解見一室高鏑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簠

價直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幾汚法而害人矣賜

錢二十萬所言

神靈變化自真主將帥何力求公台

始

彬伐江南上許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更為我取太

原止賜錢五十萬彬怏怏

山川清明草木靜天地不復屯雲雷使君

登高一訪古傷此陳迹聊持盃因留佳客坐披寫醺醪

笑語傾如筵

盛弘之荊州記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

鄴湖酒侔獻之

世稱鄴淶酒酒酣重惜功業晚老矣萬卷徒兼該攢

峯列壑動歸興憂端落筆何崔嵬餘年無懽易感激亦

愧莊叟能安排青燈明滅照不寐但把君詩闔且開

日評

三詩牽強皆未精又時時多一韻如第二篇才字第三

該字○西清詩話王師吊伐江左城將破或夢牛角女

子行空中以巨筵筵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

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繼墮於地云此

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錯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

和王微之哲登高齋詩押筵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

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筵此事奇

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無一諧盜傷中丞偶不死

利劒白日投天街

度傳度為御史中丞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師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鞬刺死裴瑒入朝議

軍國度傳度病瘡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國火一再更檀

槐冬取槐檀之火上前慷慨語發涕誓出按撫除睽乖度傳度

戰帝獨曰度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

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

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无還期帝壯之指麾光顏戰回

曲李愬傳李光顏戰數勝元濟闕如怒虎搏虺豺獫能

捕虜取肝膈護送密乞完形骸李愬傳吳秀琳為愬策

成功者祐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遣史用

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祐果輕出用誠禽以還

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軍中多諫此人不可近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乃持以泣曰天不

欲平蔡乎何見奪者眾也乃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无與共誅蔡者詔釋還愬署六院兵馬使籍兵

夜半投死地雪濕不敢燃薪爇籍兵猶銜枚之誼漢異

姓諸王表籍口燒書師

古曰箝其口不聽妄言箝兵亦此義韓信傳投之死地

然後生○切韻蕪麻釋音皆字書蕪禾稊亦作楷○李

愬傳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

先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會

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靄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

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

測然業已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行七十里夜半至懸

孤城雪甚城旁皆鵝驚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祐等坎

墉先登衆從之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

城陷矣元濟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火南門元

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空城堅守一作子已可

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

縛中使尚作兒號一作哇退之道此尤雋偉當鏤玉板

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謝表臣於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

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

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

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

未肯多讓云云余嘗以淮西碑誠所謂編之詩書唐從

之冊而無愧類俳之說殆非至公豈公別有說耶

天寶運中圯廊廟往往非忠佳諸侯縱橫代割據疆土

豈得無離孤

周禮夏官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乖離之地鄭玄謂華讀爲孤哨之似孤苦哇反謂

正之使不似邪離絕耳

德宗末年懲戰禍一矢不試塵豪

德宗

朱泚李懷光之變姑息藩鎮太甚每節度使死先遣中使詣軍觀軍心之嚮背者因而立之朝廷不敢一自除授字書鞬韞箭室釋名曰步兵義人所帶以箭義其中馬上曰韞義亦作鞬音釵憲皇初起衆未

信意欲立掃除昏霾追還清明救薄蝕屢勅主府拘窮

蛙

退之詩弊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嘗其膳

王師傷夷征賦窘千里亦忌毫

釐差小夫偷安徒自計長者遠慮或可懷栢栢晉公忠

且壯時命適與功名偕

樂記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樂之器也

是非末世主

成敗烜赫今古誰譏排賢哉韋純議北赦倉卒兩伐尤

難皆

韋貫之傳本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爲中書侍郎誅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維西且言陛下

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之也齊趙同起
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
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重華聲
誅鎮耶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

明彌萬國服苗干羽舞兩階宣王側身內修政常德立

武能平淮昔人經綸初若緩欲棄此道非吾儕千秋事

往蹤跡在嶽石款記如湘崖語溪碑元結所作中興頌文嚴字麗皆

可喜黃埃蔽沒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傑想此兵禱陪

祠齋唐雜史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廟之散門太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岳前大隊

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輦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
晉公碑○韋應物石鼓歌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

白黑分○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君曾
日東過淮陰禮于岳廟勳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西遷為拓本濡麝割蜜親劇楷新篇波瀾特浩蕩把卷

熟讀迷津涯褒賢樂善自為美當掛廟壁為詩牌

用王微之韻和酬即事書懷

秦惜逝者老

秦詩車鄰逝者其老

晉嘉良士休

晉詩蟋蟀良士休休

古人皆

好樂哀此歲月道嗟我抱愁毒殘年自羈囚但為兔得

蹄

易略例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非復天上鷗雖知林塘美欲往

輒回輒名園

一散策笑語隨觥籌探題遶梅花高詠接

應劉

應劉在建安七子之數

宿雨洗荒塹寒蛟沈老湫公洄信盡

舸

順水曰公逆水曰洄

歸路子城幽冬風不改綠忽見新陽浮歡

事去如夢嘉時念難留明發得君句謂將續前游語我

飲倡樂不如詩獻酬

倡酬比之賢於紅裙者遠矣

淮洲奏鍾襲雅刺

德不猶

鼓鍾伐藜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文墨有真趣荒淫何

足收來篇若淑女窈窕衆所求茲理儻可詣華簪為君抽

和吳仲庶

刀筆漫無營圖書紛不御平生携手人邂逅賞心處名

卿邵朱邑

揚子淵騫篇或問近世名卿云云朱邑守此海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傳稱邑身爲列卿

君處節儉性公正不可干以私又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

夫閩越舉兵圍東甌廼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漢兵遂出踰嶺會閩越

王弟殺王以降後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南越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歸奏上大悅

都官富篇章

博士熟經據豈特好微言又多知大慮從容故天幸侔

儻盡人譽千艘來交荆萬舸去楊豫良無此嘉客式燕

吾所庶

出鞏縣

昭陵落月煙霧昏

昭陵仁宗陵也按林希朝陵記自滎陽過洪溝食武牢關憩任村鋪始見

洛水入黃河循洛而行過鞏五里入昭陵路即下視昭
厚二陵宮闕森然不覺想慕行人指昭陵以相告曰此
四十一年官家
陵也涕泗潸然篝火度谷行山根投鞭委轡涉數村寤
出鞏縣城東門向來宮闕不可見但有洛水流渾渾向
恐謂漢唐時也晏丞相嘗有題鞏縣西門周襄王廟詩
云人來人去市朝變山後山前煙霧凝紫帶二川河洛
水寂寥千
古帝王陵

書任村馬鋪

兒童繫馬黃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
日暮滎陽驛中宿滎陽屬鄭州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
今平陸秣黍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柳詩黃葉覆溪橋荒
村惟冰盤鱠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爾來百口皆
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評曰俯仰情景如見極人事所不能言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巫山高十二峯上有往來飄忽之猿猱下有出沒澆澗

之蛟龍評曰二語便不可羈○高唐賦巨石溺溺之中澆澗兮澆澗以言水石今用之蛟龍尤宜

有倚薄縹緲之神宮神人處子冰雪容吸風飲露虛無

中千歲寂寞無人逢邂逅乃與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

白月如日明房櫳評曰不必珠自佳○月指珠也杜詩大珠脫玷翳白月當虛空象牀

玉几來自從代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中有金牀玉几今言來自從者神女携以俱也錦屏

翠縵金芙蓉陽臺美人多楚語爭吹鳳管鳴鼉鼓那知

襄王夢時事但見朝朝暮暮長雲雨評曰直是脫洒○言楚王細腰纖麗

之多不知王又自夢神女○雲華夫人傳禹嘗詣之於崇嶽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

油然而止聚為夕雨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律曰疑氣成真與道合體隱